

汉字例外音变研究

钟明立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汉
语
言
文
字
学
研

7

书



【研究丛书】

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丛书

汉字例外音变研究

钟明立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字例外音变研究/钟明立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12

(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361 - 3735 - 6

I. 汉… II. 钟… III. 汉字 - 语音变化 - 研究 IV. 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6597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政编码: 510500 营销电话: (020) 87553335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90 毫米×1240 毫米 32 开 6.25 印张 154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序 言

人都是一个个的“个体”，通过语言这种纽带，结成了人类社会，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语言，人类就不会与动物相揖别，也就不会有人类的今天。语言正如空气和水一样，是人类须臾不可离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语言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既然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怎样评价都不过分，那么对语言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就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一项有重大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基础工程，人类的奥秘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加以破译。

汉语是人类众多语言当中的一种，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一种。这不但是因为汉语有悠久的历史，传承了汉民族五千年来的灿烂文明，而且是因为它非常丰富，有着众多的使用者。在汉民族最早的成系统的语言资料——殷墟甲骨文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词语和语法格式，因为它就是我们汉语的前身。

在世界几种古老的文明中，只有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地传下来。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通过汉语的书面形式薪火相传，绵延不断，后人承受着祖先文明的福荫。到了今天，随着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崛起”，汉语更加呈现出勃勃生机，并开始走向世界，以致有人说21世纪是汉语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一个民族的崛起和经济繁荣，必然使她的语言大放异彩。汉语今天正是如此，学习汉语的热潮在世界范围内蔚为壮观。正因如此，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中国的汉语汉字研究历史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到了西汉时代已比较发达。当时出于通经治国和文化教育这

样一些实用目的,开展了以重视实用价值为特征的汉语研究。到了今天,汉语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学者对世界语言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如今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对汉语文字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学者是汉语研究的主力军,理应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我们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学科部的同仁,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积极开展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如今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丛书》就是我们多年来研究成果的汇总。尽管我们知道这些成果当中可能有不少不成熟的地方,甚至可能有错误之处,但敝帚自珍。我们不揣冒昧,决意付梓,是为了能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正,也期望能起“抛砖引玉”之效。

本套丛书首期出版的论著共七部。

周国光教授的《现代汉语词汇学导论》,吸收了当代语言学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对现代汉语词汇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反映了我国词汇学研究的最新水平和发展趋势。

张桂光教授的《汉字学简论》是一部由古文字学家撰写的汉字学通论性著作。由于作者在古文字学方面有深厚的功底,因而使得他的汉字学理论体系的大厦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吴辛丑教授的《先秦两汉语言学史略》创造了中国语言学史断代研究模式。作者在前人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先秦两汉时代的中国语言学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论述,其中反映了作者多年的教学心得和研究成果。

魏达纯教授的《近代汉语简论》汇集了作者多年近代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心得和成果,是一部将近代汉语的语言材料的选编与研究成果概述相结合的综合性著作,兼顾了普及与提高。

蔡建华副教授的《应用语言学概论》,探讨了语言学理论在

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应用，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作者多年来从事应用语言学这一课程的教学及相关的研究，因而，书中有不少自己独特的建树。

钟明立博士的《汉字例外音变研究》，是一部很有特点的学术专著。作者在多年音韵学研究和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展开论述，不但使这门深奥难懂的学问变得易于入门，而且易于深造。

练春招博士的《客家方言词汇比较研究》，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认真修订写成的。作者选取了闽、粤、赣三省的九个客家方言点，调查了3 000多条词目，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纵横、内外的比较分析，颇多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语言学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大好发展机遇。如今众多的语言学专家学者正在建构当代汉语语言文字学大厦。我们这套丛书，若能成为这座大厦的一块砖石，愿望足矣，是为序。

张玉金

2004年7月8日

引言

汉字例外音变，这里是指从《切韵》至现在的普通话，汉语字音所发生的与主流变化所不相同的零碎或少数的变化，即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另外，还包括一些不常见的变化和某些特殊的语音现象。

从《切韵》(601)至今，已有1400余年。其间，汉语字音发生了“全浊声母清音化”、“知组、庄组、章组合流为卷舌音”、“精组、见组分化出新的舌面音”、“开、合四等演变为四呼”、“开口二等见系字今读齐齿呼”、“开口三等知系字今读开口呼”、“合口三等非敷奉三纽字今读开口呼”、“收[-m]尾字演变为收[-n]尾字”、“收[-p]、[-t]、[-k]尾字演变为阴声韵字”、“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全浊入声变阳平，次浊入声变去声”等主流变化。可见，语音是演变的，而演变是有规律的。但是，也有例外，例如，全浊声母清音化，具体为：如果这个全浊声母是一个塞音或塞擦音，那么，平声字变为读送气的清音，仄声字变为读不送气的清音。但是，却有少数全浊平声字今读不送气的清音，又有少数全浊仄声字今读送气的清音。前者如：“鲸”字本读渠京反，群纽，全浊音，平声。按常规，今天声母应该读送气的清音[tɕʰ]([ɕtɕʰiŋ])，但却读不送气的清音[tɕ]([ɕtɕiŋ])。后者如：“艇”本读徒鼎切，属定纽，全浊音，仄声。发展至今，按常规其声母应读相应的不送气的清音[t]([tiŋ²])，但却读成送气的清音[tʰ]([^ɕtʰiŋ])。这种例外也就是不符合一般音变规律的零碎或少数的变化。

汉字读音从《切韵》发展至今，也会出现一些不常见的变化，

例如,“打”字在《切韵》中属于梗摄,读“德冷反”([^ctaŋ])等音,属阳声韵。今天普通话“打”字读 [^cta],属阴声韵。由阳声韵变为阴声韵,在《切韵》以来的字音演变中是不多见的。

有些字,在古代和现代属于同形词(即字形相同,读音和意义不同)。这种现象,从词的角度来看,今词与古词是两个词,今词的读音从开始至今并没有发生例外音变;但从文字来看,古、今是一个字,其读音从古到今却发生例外音变了。例如,“扔”字,古代表示牵引、拉等义,读而证切(去声)和如乘切(浊平);19世纪中期以来,“扔”字转而表示投掷、丢弃等义,先读 rēng(阴平)和 rěng(上声),而后统读 rēng。汉字例外音变也包括这种现象。

关于汉字例外音变,李荣先生和王力先生已有论述。

李荣先生(1965)曾著有《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一文,这是研究汉字例外音变的开山之作,该文的主旨是“探因”。文中讨论了“杉”、“亲(亲家)”、“犀”、“婿”、“望”等30余字的例外今读,并把它们的变化归结为七个方面的原因:连音变化、感染作用、回避同音字、字形的影响、误读反切、方言借字、本字问题。李荣先生(1982)又有《论北京话“荣”字的音》、《论“入”字的音》两文,深入探讨了“荣”、“入”两字今读的成因。

王力先生(1985)在《汉语语音史》卷下“语音的发展规律”最后设了一章,专谈“(语音)不规则的变化”。该章指出,语音的“不规则变化”是与“自然的变化”、“条件的变化”相对而言的,其内容是论证语音不规则变化的原因。王力先生列举了“婿”、“剧”、“厕”、“侧”、“缚”等68字(按普通话影响方言以及方言字音不规则变化的例字未计)读音的不规则变化,并把字音不规则变化的原因归结为三种:文字的影响、方言和普通话的互相影响、偶然性。

此外，国内学者比较集中地讨论过全浊上声字读音的例外演变，其中论文有：那宗训的《全浊上声字是否均变为去声》（1995）、沈建民的《全浊上声字有多少仍读上声》（1996）、杨世文的《浊上变去例外探因》（2001）、田范芬的《几组全浊上声字未变去声探因》（2003）等。另外，国内学者还有黄典诚（1985）讨论了“打”字读音的例外演变；邵荣芬（1991）讨论了尤韵和东三等唇音声母字读音的例外演变；唐作藩（1995）讨论了“穀”、“房”等字读音的例外演变；李蓝（2003）讨论了“做”字读音的例外演变；钟明立（2006，2007）讨论了“佳”、“崖”、“涯”等少数蟹摄二等字、“打”字、“脸”字以及“几组古全清声母字”读音的例外演变；等等。国外学者有日本的平山久雄（2005）讨论了“昆”字读音的例外演变等。

李荣先生、王力先生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其他时贤、学者对某类字、个别字的例外读音所作的深入探讨，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启发很大，特别是李荣先生所总结的汉字例外音变的条例，很有概括性，一直引导着我们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研究，有如下新意：

第一，语音的演变是有系统的，遵此思路，我们研究汉字例外音变，也按中古音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

第二，我们的研究是历时的，主要探讨汉字例外音变的轨迹、过程。

希望我们的成果能够给汉语语音史添上重要的一笔。

目 录

内 篇

第一章 声母方面的例外音变	(3)
一、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演变的例外现象探因	(3)
(一) 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的平声字的例外演变	(3)
(二) 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的仄声字的例外演变	(5)
二、全清声母演变的例外现象探因	(11)
(一) 古为帮纽, 今读送气	(12)
(二) 古为端纽, 今读送气	(14)
(三) 古为精纽, 今读送气	(14)
(四) 古为知纽, 今读送气	(15)
(五) 古为庄纽, 今读送气	(17)
(六) 古为章纽, 今读送气	(18)
(七) 古为见纽, 今读送气	(18)
三、普通话“脸”字的读音探源	(23)
第二章 韵母方面的例外音变	(26)
一、少数蟹摄二等字今读“麻沙”韵探因	(26)
二、少数梗、曾摄字今读“人辰”韵探因	(32)
三、普通话“打”字的读音探源	(41)
四、普通话“大”字的读音探源	(44)
五、普通话“他”字的读音探源	(46)

第三章 声调方面的例外音变	(50)
一、清音平声变阴平的例外现象探因	(50)
二、浊音平声变阳平的例外现象探因	(59)
三、全浊上声变去声的例外现象探因	(72)
四、普通话“慷”字的读音探源	(82)
第四章 汉字例外音变的条例	(85)

外 篇

第五章 字音应用研究	(89)
一、出土文献中部分喻四字读如见组声母反映了 上古的实际语音	(89)
(一) 出土文献中的用例	(89)
(二) 上古传世文献中的用例	(91)
(三) 《说文》中的反映	(94)
二、陶潜诗用韵考	(97)
(一) 陶潜诗用韵的特点	(97)
(二) 陶潜诗韵部考证	(98)
(三) 文字校勘	(106)
三、寒山诗歌用韵考	(107)
(一) 寒山诗歌韵部考证	(107)
(二) 寒山诗歌用韵的特点	(116)
四、江西武宁礼溪话音系	(121)
(一) 概说	(121)
(二) 礼溪话声韵调及音韵特点	(122)
(三) 礼溪话同音字汇	(127)

第六章 字音演变研究——20 世纪以来汉语字音的

演变	(152)
一、古有常用和又读两音的字音的演变	(152)
(一) 古有常用和又读两音, 今只读又读一音	(152)
(二) 古有常用和又读两音, 今只读常用音一音	(154)
(三) 古有常用和又读两音, 今分读该两音 (按多音字)	(159)
(四) 古有常用和又读两音, 今读另外一音	(160)
二、古有读音和语音两读的字音的演变	(160)
(一) 古有读音和语音两读, 今只读语音一读	(160)
(二) 古有读音和语音两读, 今只读读音一读	(163)
(三) 古有读音和语音两读, 今分读该两读	(164)
三、古分读几音 (多音字), 今统读其中某一音	(165)
四、古今为异读同形字 (词)	(169)
五、古字音发生了种种变化	(169)
(一) 声调发生了变化	(169)
(二) 声母发生了变化	(175)
(三) 韵母发生了变化	(176)
(四) 声母、声调发生了变化	(177)
(五) 韵母、声调发生了变化	(178)
(六) 声母、韵母发生了变化	(178)
(七) 声母、韵母、声调都发生了变化	(179)
参考文献	(180)
后记	(185)

内 篇

第一章 声母方面的例外音变

一、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演变的例外现象探因

从《切韵》、《广韵》的声母，发展到现代的声母，有一条重要的规律，即浊音清化，具体表现为：如果这个全浊声母是一个塞音（包括並、定、澄、群）或塞擦音（包括从、崇、船），那么，平声字变为读送气的清音，仄声字（上、去、入三声的字）变为读不送气的清音。但是，也有例外，既有少数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的平声字今读不送气的清音，又有少数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的仄声字今读送气的清音。

（一）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的平声字的例外演变

中古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的平声字，按规律，今读送气的清音。今读不送气的清音，则属例外，常用字主要有：“蹲”、“鲸”。

【蹲】

“蹲”字本表示臀部着地、两膝竖起而坐之义（“踞”是臀部着地、两脚岔开前伸而坐；“坐”是两膝着地、臀部压在脚跟上），读徂尊反，与存同音，属从纽，全浊音，平声。《切韵》平声魂韵：“蹲，坐。徂尊反。”《广韵》平声魂韵：“蹲，坐也。踞也。徂尊切。”发展到《集韵》，增加了读“淳”韵的读音，表示舞貌，成为多音字。《集韵》平声魂韵：“蹲，《说文》踞也。或作踑，古作俊。徂尊切。”又淳韵：“蹲（蹲），士舞也。蹲蹲，舞貌。或从足。七伦切。”与逡同音。最迟到唐代，口语

中“蹲”的意义发生转变，表示两腿尽量弯曲，像坐的样子，但臀部不着地的意义，古人或称之为“犹虚坐”，但读音仍读本音徂尊反：《一切经音义》卷二七：“蹲踞，上徂尊反，犹虚坐也。”

最迟到 19 世纪中期的北京话，“蹲”字产生了一个读作 [ɕtuən] 的口语音。《语言自述集》附录《北京话字音表》中“蹲”字收有 [ɕts'un] ([ɕts'uən]) 和 [ɕtun] ([ɕtuən]) 两音。20 世纪前期的《国音常用字汇》则明确指明“蹲”读 [ɕduen] ([ɕtuən]) 为“语音”和读 [ɕtswen] ([ɕts'uən]) 为“读音”。20 世纪中期的《同音字典》中“蹲”字的读音与《国音常用字汇》中的读音相同，但读书音又增加表示一个新义（脚、腿猛然落地受伤）：“蹲（ㄉㄨㄣˊ）([ɕtuən])（一）弯下两条腿，身体矮下去，像坐着，但是身体不着地。”又：“蹲（ㄉㄨㄣˊ）([ɕts'uən])（二），①（一）的读音。②腿、脚因为跳动时猛然落下而受挫伤。”今《新华字典》则分读：“蹲（dūn），两腿尽量弯曲，像坐的样子，但臀部不着地。”又：“蹲（cún），脚、腿猛然落地受伤。”

由上可见，“蹲”本表示臀部着地、两膝竖起而坐之义，后转为表示两腿尽量弯曲，像坐的样子，但臀部不着地的意义，但古音同，读徂尊反，属从纽，全浊音，平声。按常规，今天声母应该读送气的清音 [tsʰ]，但却读不送气的清音 [t]（按发音部位也由舌尖前变为舌尖中），属于例外。“蹲”字的读音 dūn 是由北京话的口语音发展而来的，产生时间不晚于 19 世纪中期。

【鲸】

《切韵》平声庚韵：“鲸，大魚。雄曰鲸，雌曰鯢。亦作鯢。渠京反。”与擎同音。《广韵》与《切韵》同，但字作“鯢”，又体作“鲸”。《广韵》：“鯢，大魚也。雄曰鯢，雌曰鯢。渠京切。”又：“鲸，上同。”《集韵》增加一个读阳韵的读音，形成

同义异读。《集韵》庚韵：“𩵿（鲸），《说文》海大魚也。一说雄曰𩵿，雌曰鯨。常以五月生子於岸，八月导而还海。鼓浪成雷，喷沫成雨。水族畏之。或从京。渠京切。”又阳韵：“𩵿（鲸），大魚也。或作鯨。渠良切。”与强同音。《中原音韵》承读本音：“庚青”部平声阳之下，“擎鲸”为同音组字，杨耐思拟作 [ɕk'iəŋ]。

最迟到 19 世纪中期的北京话，“鲸”字除了继续读本音之外，大概受声符“京”字读音的感染，又增加一个读 [ɕtɕiŋ] 的异读音，而原来读阳韵的异读音便消失了。《语言自述集》附录《北京话字音表》中，“鲸”记有 [ɕch'ing] ([ɕtɕ'iŋ]) 和 [ɕching] ([ɕtɕiŋ])。发展到 20 世纪前期的《国音常用字汇》，“鲸”字的常用音为 [ɕjɪŋ] ([ɕtɕiŋ])，又读音为 [ɕchɪŋ] ([ɕtɕ'iŋ])。发展到 20 世纪中期的《同音字典》，“鲸”字就统读 [ɬɬɬ] ([ɕtɕiŋ]) 了。

可见，“鲸”字表示鲸鱼的意义，本读渠京反，群纽，全浊音，平声。按常规，今天声母应该读送气的清音 [tɕʰ]，但却读不送气的清音 [tɕ]，属于例外。其原因是大概受了声符字“京”字读音的感染，最迟到 19 世纪中期的北京话产生了一个读 [ɕtɕiŋ] 的又读音。然后这个又读音上升为常用音，最后成为“鲸”字的唯一读音。

（二）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的仄声字的例外演变

中古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的仄声字，按规律，今读不送气的清音。今读送气的清音，则属例外，常用字主要有：“佩”、“叛”、“辟”、“艇”、“挺”、“仆”、“璞”、“曝”、“瀑”。

【佩】

《切韵》去声队韵有“佩”，且为小韵字，但未见切语。《广韵》去声队韵：“佩，蒲昧切。”《集韵》去声队韵：“佩，蒲昧